

# 盗墓世家

长篇盗墓小说

DAOMU  
SHIJI A  
梅老八 著

盗墓北派  
最新力作

千年前记录**摸金鼻祖曹操**征途的帛书  
莽莽大山之中埋藏着众人争入的将军墓、  
诡异阴森的积尸墓、传说中无比奢华的秦国大墓  
因家族恩怨，为寻父亲尸骸的小子深入古墓！  
数千年后的现代人却遭遇数千年前**惊天的阴谋**……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 盗墓世家

DAOMU  
S H I J I A

梅老八  
著

长篇盗墓小说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盗墓世家 / 梅老八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 
2012.4

ISBN 978-7-5317-2813-9

I. ①盗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2 ) 第048203号

盗墓世家

---

作 者 / 梅老八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聂元元

装帧设计 / 木鱼书籍设计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[bfwy@bfwy.com](mailto:bfwy@bfwy.com)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/ 19

字 数 / 331千字

版 次 / 2012年5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32.00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813-9

---

## 楔子

西汉末年，曹操开始了称霸伟业。为了聚集金银财宝，以供军需。曹操特设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之职。其所到之处，哀鸿遍野，无骨不露。

蔡茂司职为发丘大将军，可是他跟随曹操戎马一生，最终却落得了一个叛逆的罪名。而这罪名的起因却是一本书，一本编绘曹操征战途中所有大墓位置的帛书！

说这曹操！历史上评价此人为奸雄，真的一点也没有错！

魏军军需充足了之后，他就寻了个由头把发丘军全部解散。不单如此，他还暗中派人把这些人一个个地全部杀掉。而对蔡茂，他却是表面安抚，暗藏杀心，因为那本书还一直攥在蔡茂的手里。

而蔡茂这人，本就是一市井无赖，从小泼皮打诨到大。后来实在是穷得没了饭吃，才干起了这无本万利的买卖。渐渐的，时间长了，他在行业里的名气也大了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他的小日子依旧过得滋润。

然而这挖人祖宗阴宅的事情，自古就是要被别人戳脊梁骨的。蔡茂的生活虽然富裕，可是人却一天天地瘦了下去，没精打采的，几乎没个人样。他也纳闷啊，我天天吃得好，住得也好，怎么人却是越来越瘦呢？本来瘦点也不打紧，可这身子骨也是越来越虚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眼看着就不行了。

说来事情也巧，这天他刚出门，正好一脚踩在一个破衣烂衫的道人身上，他低头一看，厌恶得想把这人踢开。心想，真是晦气，一大早出门就踩死人！可是他的身子骨实在是太虚弱了，刚踹了两脚，就在一边一头冷汗地开始咳嗽。

恰好此时，那道人呢喃了两声。蔡茂一看，心中一惊，呀！活的！

他便暗自思索了起来：这一年来自己身体不好，看来是以前挖别人坟，造孽太多，要是今天把这人救了，或许积点阴德，还能再多活两年。

于是乎，他便把这道士救了起来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道士却并不怎么愿

意说话。对待蔡茂却是冷冷淡淡，完全没有感激的样子。蔡茂呢，本着好人做到底的原则，对这道士却一直是礼遇有加。转眼一个月过去了，这道士的伤也快好了，他临走之前把蔡茂叫到了跟前。蔡茂此时已经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，走路都有些困难了。

那道人捋了捋有些泛白的胡须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哎！这一切都是命啊！也罢，贫道今日就为你点化点化吧。”说罢他猛地一指蔡茂的眉心大声说道：“你以前干的都是挖人祖宗的缺德买卖吧！”

蔡茂一听，汗都下来了，连忙问道：“先生怎么知道？”

那道人转而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看你眉心中有一股尸气，两颊高耸，脸泛绿光，若我没猜错，你是一年前身子开始瘦下来的，而且我敢断言，你在这一月之内必死无疑！”

蔡茂一听此话立刻跪倒在地，口中高呼：“哎呀！大仙救我啊！大仙救我啊！”

道人把他从地上扶起，微微一笑：“不必喊叫，倘若不想救你，我也不必跟你啰唆这么多了。”他抬手便给了蔡茂两张黄符，并叮嘱道：“你需把这两张黄符化水，一杯自己喝，另一杯让别人喝掉，这样缠着你的那股尸气自然就会去缠到别人身上。还有，切记！你找的那个人一定是要和你五行相同，年岁相仿的人！”

蔡茂一听，立刻叩谢，并把那两张黄符如宝一样恭请了过来。

道人又说：“你也算是对我有救命的恩惠，我现在帮你，也要折我的阳寿，就算我们两个扯平了吧！”说罢，他甩袖便走，片刻之间便消失在了蔡茂的视野之中。

很快，蔡茂便寻着了个人，两张黄符让蔡茂又有了新的生命。不多久之后，曹操大肆征兵，蔡茂也被应征入伍。常年的痞子习气却让他在军队中混得很开，几乎所有人说到他都是顶呱呱竖起大拇指说一句：“够意思！”

兵多人多嘴也多，很快军中的粮草开始吃紧了。曹操每天是忧心忡忡，将士们几乎没有吃过一餐饱饭，这样下去怎么打仗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向曹操举荐了蔡茂，并向他提出了掘墓以供军需的主意。那时曹操正是没有办法的时候，这个办法也算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

曹操立刻下令，封蔡茂为发丘大将军，官至中郎将。这可让痞子出生的蔡茂喜坏了！其实众人人都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，他们也成了军队里面最让人瞩目的焦点。发丘军很快就壮大了起来，现在他们就相当于曹操的军需储备机构，所有人的嘴都指着他们活命。

就这样，曹操从北方一直打到了南方，这支队伍也跟着从北方挖到了南方，他们正在不分昼夜地挖掘着。不分墓葬大小，是墓就挖。

不过，有一种墓他们很少挖，就是那些超大型的天子墓葬。这样的墓中，机关暗弩、旁门左道的小玩意很多，不适合他们这样人数众多的部队。可是这样的墓葬也不能放弃，它们全部被分门别类地记载在了一部帛书之上。蔡茂让部下们保密，心里却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，盗墓者没有一个不贪财！

大家看到这里可能要疑惑了，曹操这么仰仗他们，为什么还会灭掉他们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只有两点：一，曹操有了足够的开支，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曾经有过一支这样的部队。二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曹操知道了这部帛书，想独吞掉这笔财产。

就这两点原因，便让曾经轰动一时的发丘大军彻底地土崩瓦解。而曾经风光无限的蔡茂大将军，也沦为了一个在逃的重犯。这真是伴君如伴虎啊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曹操军中出现了一个人，他就是杨修。杨修顶着灭族的危险收留了他，并封锁了消息。谁也不知道通缉的要犯在这军营当中。

杨修对蔡茂说：“你的孩子，我可以暂为照顾，但是你若想他们活命，就必须牺牲你自己！”

蔡茂也知道这个道理，自己若是不死，曹操铁定会拿自己的孩子问罪。可怜自己的孩子才刚刚 16 岁，正是花一样的年纪，怎么能早早地就折损性命呢！蔡茂谢过了杨修，准备投案。

杨修却笑着说：“你还记得当年救了一个道人吗？他早就算出了你会有此一劫，挖人坟墓下场自是不得好死！可是孩子是无辜的，你这一去，我会依照道人的嘱托照顾好他的！”

蔡茂从怀里掏出自己随身的将军印信，递给杨修：“把这个留给孩子吧，让他时时刻刻都谨记这个道理！以后干什么都别跟他爹爹学！”

蔡茂很快便被诛杀了，而那帛书却并没有找到。夏侯惇等人跟蔡茂的交情都不错，冒死力保了蔡茂的独子。此后杨修便抚养起了蔡茂的儿子，这孩子也跟着杨修姓起了杨。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这段故事很快地就到了一个尾声。再也没有人说起蔡茂，人们也只有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才会回忆起当年那发丘大军的辉煌。

又过了几年，杨修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曹操诛杀了。此后蔡茂的孩子却也跟着消失了，那本没有人见过的帛书会在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身上吗？一切只是一个开始……

## 第一节

# 盗墓世家

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两千多年，两千年的过程里中华大地上的荣辱兴衰，改朝换代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璀璨文化。生者的脚下踩满了枯骨，死者的宫殿却同样饱含了疯狂的血腥。烜赫的权贵们从来没有对自己身后事放松过，大封大树却也养活了一批又一批的行家高手。

“老六！你做什么！”阴暗中，两个男人正僵持着。此刻杨帅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震惊。他刚才亲眼看见了一场疯狂的杀戮，血液流淌在地上，旁边倒着的赫然是四具冰冷的尸体，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同伴啊！一股咸腥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，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眼前这丧心病狂的男人。

刀老六此时已经杀红了眼，他用手枪死死地顶着杨帅的脑门，言语中透露出了一丝疯狂：“说！你家的帛书在哪？”

“怎么！你也以为我有这玩意！那玩意儿早在千百年前荡然无存了。”杨帅轻蔑地看了刀老六一眼，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多年的生死之交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！

“很好！你不说！你不说我就把你崩了！反正我已经找到了无尽的财富，足够我逍遥一生了！”刀老六显然已经不顾往日的情分了，说话间就扣动了扳机，一声沉闷的枪响，杨帅立刻倒了下去，地上又多了一条血河。

再看看周围，无数的金条，珍宝，翡翠，玛瑙，堆得跟小山一样。

“哈哈！这都是我的！我一个人的！”阴暗的墓室中，刀老六的笑声久久地回荡着，好似森罗恶鬼的号叫。这一刻，他便是这一切的主人！主宰一切的主人！  
哈哈……

三日后，杨家传来了噩耗，身为一家之主的杨帅死在了打工的工地上，而这消息无疑让这个三口之家从天堂直接掉到了地狱。



远在镇里读高一的杨寻波，听见父亲遇难的消息，当时就感觉天塌了一般，他连课也不上了，径直就往家跑。

路上转了两道车，走了大概有五里多的山路。等他发疯般地赶到家里，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。

家里已经草草地布置了一个灵堂，可是父亲却连个尸骨都没有，母亲已经哭倒在旁边，几近晕厥。

当年父亲因为行当特殊，不得不脱离家庭，背地做事。做这盗墓一行，心中便要有觉得，一朝盗墓，那便遗臭万年。

杨寻波顿时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，他们家是干什么的，别人不知道，他可是清楚得很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他就跟着父亲开始干这行当了，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父亲的高超技艺，自己也习了个精通。

所谓死在工地里，不过是个托词。他安慰了母亲，又守了一夜灵。第二日一大早，便又赶回了镇上，读书吗？不是，他是去镇上寻一个叫刀老六的人，就是此人带回来了父亲的死讯。

刀老六，今年四十多岁，回族。他的脸上有六道刀疤，整个脸狰狞可怖，而且他也是父亲在世时不多的几个好友之一。

刀老六的家在镇上的角落里，十分偏僻，等杨寻波寻到这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

刀老六一看见杨寻波，脸上的表情就开始不自然了，本来就很憔悴的人显得更加憔悴了。“你是，杨家的娃娃吧？”

杨寻波轻轻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冷冷地道：“告诉我，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

刀老六的脸瞬间跨了下来，泪水迅速地布满了老脸。

杨寻波微微有些意外，这家伙哭什么呢？可是他并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等着，等着刀老六的答复。

良久，刀老六才抹了抹眼角边的泪水，又满脸地擦了擦：“孩子，什么都不要问了。听我的，以后别再沾这一行了，干什么都好，千万别再去干这事了，这是要遭报应的！”

杨寻波的心顿时冷了下来：“我只想知道我爹的事情，其他的我不想听。”

“你！……哎~”刀老六痛苦地摇了摇头，轻掩上木门，无奈地讲起了那天的事情……

2000年7月，杨寻波的父亲跟着刀老六，陆路，陈四等几个人去祁连山一带寻找传说中的秦国大墓。在风水高人陆路的指点下，他们很快就确定了大墓



的方位,是在祁连山深处的老林子里。那里荒无人烟。他们因此也没有什么顾忌,大白天的就开始打盗洞,累了就吃点东西喝点水,一群人轮流忙活了快一个星期,几乎打到了地底三十米,牢固的墓顶才终于被打穿。众人忍不住兴奋,从打开的小洞往下看,黝黑黝黑的洞口不停地往外冒白烟,根本看不出深浅。用战术射灯往下照,也是怎么照也照不到底。

他们先合计了一下,准备派个人下去看看。过了大概十分钟,“童匠”陈四被他们用绳子吊了下去。所谓童匠,就是经过严格培训的侏儒,由于身体矮小,可以很方便地出入一些一般人到达不了的场所。

随着绳子缓缓地放下,众人的心都悬了起来。还没放到十米,那陈四就开始鬼哭狼嚎地尖叫:“把我拉上去!不要!不要!拉我上来!”众人一听,赶快往上拉绳子,绳子沉重,众人一使劲,可是却未曾想,这一拉竟拉出了一大串——全是干尸!活的!

暗红色的皮肉绽在外面,张着白花花的牙齿相互地撕咬着。陈四的下半身已经被咬成了一团乱肉,露出了森森的白骨。鲜血流净的童匠此时已经气绝身亡。

“快跑!”杨帅一声大叫,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林子外面冲。可是那些干尸的速度也不慢,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。

众人一路奔逃。路上,风水高人陆路不小心摔了一跤,眨眼间就被干尸们分噬得干干净净。剩下的几个人看到了那恶心的一幕,全身上下都在发麻。

祁连山,树大林子深。没有了陆路的指点,他们都迷路了,后面的干尸还在穷追不舍,可是他们的体力已经是支撑不住了。一眨眼,剩下的几个人又被分噬了几个。

最后剩下的,只有杨帅,刀老六和一个叫刀叨的十八岁男孩,而那个刀叨就是刀老六的亲生儿子。

天降的厄运是谁也抵挡不住的。刀老六最后躲在了悬崖下的一棵老树上,才逃过了一劫。而他十八岁的儿子被干尸们分成了两段,段段啃成白骨,碎肉散了一地。

“我爹呢?”说到这里杨寻波的心就像是被人拧了一把,钻心的疼。

刀老六一脸的痛苦,悲声说道:“你爹他跌下悬崖,尸身都寻不回来了!”

而刀老六的一句话,仿佛让杨寻波的心又活了过来,他急道:“你的意思是说,我爹没被吃掉!”

刀老六没有做声,他抱着头,不停的用手敲打着自己的脑袋:“为什么!为什么!为什么!为什么!作孽啊!”

“刀大叔，你节哀吧！”杨寻波此刻也只好这样去安慰刀老六，可是谁又能来安慰他呢？

就在这时候，刀老六家的房门突然被撞开了，一道小巧的身影像一阵风一样地蹿了进来，径直就逼向了刀老六。

紧接着的是一声娇呼：“你还我爹爹命来！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刀老六一招就将此人拿下。“哐当”一个泛着寒光的匕首猛然地坠在了地上。

这时，杨寻波才看清楚这人的面目，顿时一愣——好漂亮的妮子！

刀老六看清之后，立刻放开了手：“你？你是陆家的女儿？”

“你还我爹爹命来！你还我爹爹命来！”小姑娘动弹不得，只好用手不停地去敲打刀老六的胸口。

刀老六脸上开始有些狰狞了。杨寻波顿时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他二话不说，一把上前拉过那小姑娘，问道：“你就是陆路的女儿？”

那小姑娘回身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说罢便不理睬他，转身朝刀老六叫道：“狗贼！你杀我爹爹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“我是杨帅的儿子。”杨寻波插话道。

“杨伯伯……”小姑娘似乎知道杨寻波的父亲，看向他的眼神顿时也不再那么尖锐了。

但是转眼却怒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帮杨伯伯报仇，杀了眼前这个贱人。”小姑娘立刻冲他喊了起来：“你还算不算个男人？”

“恩？”这话不对啊！杨寻波的眉头一皱，心里也飞快地盘算了起来。突然间他用余光瞥见刀老六慢慢地往桌子边上靠了靠，心中突然出现了一股非常不好的预感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！杨寻波猛地拉起那小姑娘转身就跑。身后的刀老六紧跟着就追了出来，手里赫然多了一把闪闪发亮的手枪！

杨寻波心中大怒！他娘的，差点上了这老家伙的当了！这里面肯定还有内情！

拉着小姑娘跑了好久，东奔西跑地转了十来个巷子，他们才停了下来。杨寻波怕刀老六追来，又拉着她跑了几个巷子。最后，才把小姑娘拽进了一个昏暗的角落里，“说吧，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？”

小姑娘此时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，一个人在那弯着腰喘得不行，“等下，等……下。”

杨寻波并没有催她，只是靠着墙根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他觉得今晚的月亮格

外的黄，凄凄惨惨，满像自己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小姑娘似乎休息好了，她拽了拽杨寻波的衣服，“别难过了。”

“恩，我没难过。”杨寻波轻轻地回了她一句。小姑娘没有反驳，只是掏出了一块手绢递到了他的面前，“别哭了。”

我哭了吗？杨寻波有些诧异，可是摸摸脸上，不知何时已经是湿湿的一片了。他快速地用手绢在脸上擦了擦，低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小姑娘轻声道：“我叫陆小凤。”

杨寻波郑重道：“陆小凤，请你告诉我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”

陆小凤沉默良久，才讲出了她知道的一切。就是她的一席话让杨寻波的心彻底地乱了。

这次盗斗的组织者其实就是刀老六，可是他却为了那些钱财谋害了队伍里的所有人。那什么干尸追赶，根本就是他编出来的鬼话，其实是他偷偷地杀害了随行的所有人，刀老六就这样自己谋得了那些金银和冥器。

小凤的父亲在临终前，用家传的风水秘术告诉了她这样的消息，可怜陆家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。本来今晚她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报仇的，可是谁知道在刀老六手下，她连一招都走不过。

“你现在还有家吗？”杨寻波的心很难受。此刻，他真不知道该相信谁。

“家？没了父亲，这还叫什么家呢！”陆小凤满脸说不出的悲伤，杨寻波的心情也不好受，沉思了片刻，他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：“你以后就跟着我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陆小凤没明白杨寻波的话。突然他一把拽过陆小凤，面色严肃地说：“我是说，你以后就跟着我。父亲不能这样死得不明不白，迟早我是要去寻回他的尸首的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这个深仇大恨我也要他刀老六用命来偿还！”他的目光直逼向陆小凤：“你愿意吗？”

听了他这番话，陆小凤回答得非常坚决：“我愿意！”

“好！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叫杨寻波，今年十七岁。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杨寻波的心突然没由来地闪现了一丝的慌乱。

“我今年十五了。”陆小凤回答了他，脸上似乎还有些腼腆。

“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妹妹了。闲话不说，快跟我回家一起见母亲，回头我们收拾一下，躲藏起来，再来寻仇。”杨寻波的心里猛然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全身。

两人匆忙赶路，一路无话。等到了家里，已经是深夜两点了，村子里安静得异常，杨寻波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。怎么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，难道真出

了什么事情吗？

村子里黑灯瞎火的，杨寻波带着陆小凤摸到了房门前，这时他惊讶地发现门居然是虚掩着的，根本没关！

完了！真出事了！那个不好的预感立刻在他的心中变得强烈了起来。他示意陆小凤先躲在阴暗处，自己进去看看。

两人布置妥当，杨寻波才悄悄地打开门，轻声地走了进去。

可是还没走两步，杨寻波就一眼看见刀老六正坐在大堂中央，笑呵呵地看着自己，顿时间不由得根根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刀老六这时说话了：“等你好久了，怎么才回来？看看就差你了。”说完他还轻轻的努了努嘴。杨寻波顺势望去，却见得母亲正倒在刀老六的脚下，鲜血流了一地，已经变成了暗黑色。

“你把我娘怎么了？”杨寻波的心里瞬时间仿佛被抽空了一样，一片死灰。但是他的面上却并没有太大的反映，多年的训练使得他只是冷冷地看着刀老六，表情前所未有的平静。

刀老六微微一笑道：“很明显是死了嘛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娘不会孤单，因为你们马上也会下去陪她的。”说罢猛地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，瞬间就顶住了杨寻波的脑门，疯狂地叫道：“小兔崽子！快说，你家的印和那本书都藏哪了？”

印和书？印？肯定就是家传的发丘印了。书？杨寻波奇怪了，他并不知道有一本什么书！可是表面上还是一副波澜不兴的样子，淡淡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敢说不知道？你不怕我一枪打爆你的脑袋吗？”刀老六恶狠狠地喝道。

杨寻波眼珠子一转，笑道：“我知道是知道，可是想我这样就告诉你，根本不可能。除非……”

刀老六冷笑着问道：“除非什么？”

杨寻波立刻提高了音量，喊道：“除非你答应放过我们，否则我是什么也不会说的！”

“放过你们。”刀老六笑呵呵地说：“那是自然，只要你拿出来，我立马放过你们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还要说谢谢了？”说完，杨寻波突然举起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枪，同时冲门外大声呼喊：“妹妹快跑！”

刀老六听他这么说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！难道是陆小凤？刀老六举步欲追，却被杨寻波死死地拽着。门外黑洞洞的，陆小凤估摸着早就跑得没影了。

“你想死是吗？”错失良机，刀老六狰狞地看着杨寻波，眼珠都凸了出来。猛然，一巴掌甩向杨寻波的脸，他便被打得晕头转向了。

他喘着粗气倒在母亲旁边，吐了几口带血的唾沫，冷笑道：“在没得到印和书之前，你舍得杀我吗？”

“你！杨家的娃娃果然是聪明啊！”刀老六狞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这么快就死掉的，我要慢慢地折磨你，折磨到你肝肠寸断，我就不信你不说！”

杨寻波擦擦嘴角的血渍，微笑地看着他，不说话了。

“呵呵，咱们走着瞧。”刀老六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突然说道：“哦，我还忘记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，这个村子里的人已经全部被我杀光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兴奋啊？”

“你！畜生！禽兽！”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杨寻波再也保持不了平静了！难怪一进村子连狗都不叫了！难道狗都被他杀了？

他怎么杀的？就在这时候，两个白点从黑暗处慢慢地飘来，一蹦一蹦地就进了房间。刀老六从口袋里掏出四张符，贴在了他们的前心和后背，杨寻波的心头顿时一紧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——赶尸！

刀老六原来会这邪门功法！

“你不拿？嘿嘿，我有办法让你比死还难受。”刀老六装出一脸惋惜的样子，摇摇头道：“你怕是不知道吧，我们发丘将在古代军营中掌管的就是刑罚，对付手无寸铁的人，我的手段可是层出不穷哦！”

“你！有种你就杀了我。”杨寻波愤怒地大吼：“刀老六，你听好！你今天要是杀了我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让你好过！”

“你？哈哈！就凭你？”刀老六听后哈哈大笑，“你一个十多岁的小娃娃，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敢杀我吗？你来！你来！我就站在这里，你来杀我啊！”猛地一脚踹向他的胸部，鄙视道：“没用的废物，自不量力。”

这一脚威力奇大，杨寻波几乎被踹晕了过去，胸部感觉喘不过气来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“刀老六！”猛的一声暴喝从屋顶上方传来，刀老六大吃一惊，回身向后望去，却看见刚才被他贴了黄符的尸体正恶狠狠地瞪着他，这诡异的场景让刀老六的心中也不由得打起了寒战。

接着，那尸体咧开嘴微微一笑：“刀老六，纳命来！”说罢便直直地倒了下去，重重地压在了刀老六的身上，仿佛是一座山压下来，尸身下的刀老六脸瞬间憋

得通红，似乎马上就要气绝身亡了。他不停地挣扎，尸体慢慢地从他身上开始下滑了。

杨寻波看得有些错愕，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。“哥哥快跑！”旁边的另一具尸体竟也开口说话了！它硬生生地把杨寻波从地上拉了起来，推着他就往门口跑。

“哥哥！去村口！我在村口等你！”那尸体说完这句话，又直直地倒了下去，正压在另一具尸体的身上，刀老六刚要爬起来，便又被压了下去。

杨寻波飞快地往村口方向狂奔，背后刀老六已经从屋里追了出来。

跑！他的心瞬时提到了嗓子眼，还好刀老六忘记了带手枪，杨寻波就这样一溜烟地跑到了村口。

“哥哥这边！”黑暗中，杨寻波似乎听见了有人在叫他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觉有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手，猛然，眼前一黑就到了一片林子里。

## 第二节

杨寻波疑惑地四处张望。蓦然间，一个娇好的面容印入了他的眼帘，那人正是刚刚逃脱了的陆小凤！

可是此时，陆小凤却是满头大汗，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，显得异常地疲惫。她冲杨寻波微微地笑了笑，并示意他噤声，不要说话。

那边刀老六也追了出来，他疯狂地四处搜寻着，很快他就寻到了林子边，距离两个人近在咫尺。杨寻波和陆小凤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搜寻了一会儿，似乎没有找到什么，刀老六终于骂骂咧咧地离去了。

这时候，杨寻波突然感觉到身子一沉，一个柔软无比的东西立刻压在了自己的身上。他偏头看去，原来是陆小凤！此刻，她正晕倒在了杨寻波的身上，嘴唇因为紧张过度，显得无比的苍白。

杨寻波的心中顿时一阵感动。这陆小凤肯定是为了救他而使用了某种对身体伤害极大的秘术。

他看着刀老六已经走远，慌忙抱起了陆小凤，飞快地往村子里跑去。现在，陆小凤急需静养……

清晨的小村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各家各户安静得令人窒息。谷场的磨盘，曾经是杨寻波儿时最喜欢的游乐场，同村的玩伴曾经在那里嬉戏，可是一夜之间物是人非，眼泪瞬间爬上了眼眶，他硬生生地把它逼了回去。杨寻波！你是男人！男人是不能哭的！

当杨寻波抱着陆小凤回到家时，刀老六带来的那两具尸体已经不见了，而母亲依旧倒在大堂的血泊之中，可是她整个人却被直直地砍成了三段！立刻，杨寻波感觉到了所有的血液都奔向了大脑！这肯定是那个畜生找不到他，泄愤所为！猛然间，他的心就好似刀扎一样，眼中寒光一闪，几欲充血，愤怒终于



迫使他吼出了声来：“刀老六，今生老子不折磨得你肝肠寸断，欲生欲死，老子誓不为人！”

清晨的小村被一阵怒吼震得“嗡嗡”作响，难道也在为他悲鸣吗？

匆匆地安顿好陆小凤，转身来到了大堂。母亲的躯体就在那里，她的血液早已经凝结。黑色的血痂刺得杨寻波眉目生疼，沉重的头顿时就感觉到天旋地转。

他慌忙定了定神，强烈地告诫自己：“杨寻波，你不能放弃，你还有好多事情没做，全家的仇就指着你一个人去报。是个男人，别退缩。”深吸了一口气，重重地呼了出来，“杨寻波，你能行！”

他在灶上熬了一碗小米粥，匆匆地就去处理了母亲的后事。母亲被他埋葬在了那块熟悉的土地上。

杨寻波在母亲的墓前屹立良久，儿时的画面像幻灯片一样一张张地冲击着他的大脑。母亲第一次对他微笑，第一次喂他吃饭，第一次送他去上学，第一次……再也没有第一次了……

曾经的他是多么的幸福，他站在母亲的墓前发下重誓，一定要带回父亲的尸骨，和母亲葬在一起！

埋葬好了母亲，杨寻波又急急地赶往其他村民的家中。村民们都是从小看着杨寻波长大的，他不能就这样让他们铺尸荒野！

杨寻波走进了一户村民的院门，院子里的玉米还高高地挂在房檐上，清晨的阳光照着它们格外地耀眼，昨天还其乐融融的一家，转眼就……一阵悲凉悄悄袭上了杨寻波的心间。

他匆忙地奔进了屋中，可是奇怪了！找遍了屋前屋后，愣是连个鬼影也没看见，难道，这家人有事外出躲过了这场劫难？心中的狂喜顿时抑制不住，也许还有人活着！

他疯狂地跑到第二户人家，第三户，心却越跑越凉，越跑越重，所有的人竟是全都不见了！他简直不敢相信，四处寻找，真的是一户人家也没有！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人就算死了，尸体去了哪里呢？杨寻波怎么想也想不明白。

当他脚步沉重地回到了家里，已经是正午十分。陆小凤还安静地躺在床上。杨寻波从锅里盛了一碗小米粥，轻轻地扶起她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喂别人吃东西，难免有些生疏。

第二日，陆小凤的伤势有了好转。他就匆匆地收拾了所有值钱的家当，和陆小凤一起离开这座鬼域一样的小村。童年的一切在这一刻终结，接下来会是

怎么样的一条路呢？

祁连山，位于我国的甘肃省境内。自古以来祁连山就在我国的版图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然而，自秦岭——淮河一线划分了中华大地的南北之后，祁连山的地位也逐渐地没落下来。但是它依旧像一条蜿蜒的巨龙，桀骜不驯地盘踞在中华大地之上。如果说中国的龙脉是秦岭的话，祁连山就是这条龙的首部。

如此宝穴，怎会不多古墓？在这高不见顶，望不到边的祁连山之中，真不知道蕴涵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也因为如此，祁连山便成了众多盗宝高手们的最佳选择。可是这几千年来，还没有听说过什么珍宝冥器是从祁连山出土的。细想之下，这其中似乎也有着一些特殊的原因吧。

龙之逆鳞，触之必杀！

在缥缈似幻的祁连山脚下，有一座叫做将军坟的小村庄。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秦国的一位大将军在一次抵御外敌的战斗中不幸战死，秦王就是在这个地方风光大葬了这位将军。于是，将军坟的名头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。然而时至今日，这将军坟的具体位置到底在何方，仍是无人知晓，一切都是一团迷雾。

夕阳下的将军坟，透露着一种残缺破败的美感。归村的小道上歪歪斜斜地走来了两个小小的人影，正是杨寻波和陆小凤两人。

住在村头的虞八婆，哆哆嗦嗦地扶了扶裂成了无数块的又用胶布粘在一起的老花镜，靠在斑驳的土墙上缝着那满是补丁的衣服。

夕阳下那两人一路走来，身影似乎都已经疲惫不堪。“婆婆，请问下村长的家在哪里？”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在耳边，虞八婆抬头看去，苍老的脸上一下子呆住了，这两个人不是村里人！

虞八婆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哆哆嗦嗦地扔下正在缝补的衣裳，迈着小步风风火火地就往村里跑，边跑还边叽里呱啦地不知道说着些什么。那两人叹息地摇了摇头，继续往村里走去。

村里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看怪物一样看他们。他们想去问路，但所有的人都很刻意地避开他们。

“站住！”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似乎听见身后有人在喊他们。他们回头看去，黑压压地竟站了一排人。带头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身上的衣服也是补丁落补丁，但是干净整洁，整个人看上去也很有精神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老头很戒备地看着他们，身旁的虞八婆正和他吱吱呀呀地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老头叫人照顾了虞八婆，面色不善地看着对面的两人。